

非常等待

子薇

今年初春和往年没有什么不一样,几丝春雨飘落,几缕春风拂过,草地一片一片地绿了,梅花一树一树地开了,鸟儿成群结队地凌空飞翔了。今年初春和往年很是不一样,往年,年一过,该上班的上班,该上学的上学;今年,一场名为“新冠病毒肺炎”的横行肆虐,打乱了无数人们的生活节奏,大家不得已宅在家里,若是出门,多数是为了采购家居生活必需品,且脚步迈出家门前必会戴上口罩,路上远远地见到熟人,不再热情洋溢地快步走过去打招呼握手,只是匆匆忙忙地点个头了事。

看到网络流传的图片,是武汉,一对老年夫妻,趴在防盗窗里,张望着外面的世界,他们能够看到什么,我不得而知,但我所能想像到的是,大约只有一幢幢的楼房,如果眼神足够好的话,或许能够看到对面楼房的窗口里,也趴着和他们一样朝外张望的人们。多年前看过一首诗,“生命诚可贵,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。”这首诗告诉我们,自由之可贵,于我们每一个人,是多么的重要。但在当下,因为一场传染病,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自由就这么没了。

几乎所有的人,都成了惊弓之鸟。有些人,回家后把鞋子都要精心地消毒一遍,边消毒边在心里嘀咕,这鞋子可是踩在地上的啊,万一踩到了新冠病人或者病毒携带者吐出的口水痰液,可怎么得了。我没有那么讲究,鞋子脱下,放在门口的垫子上,进门后,脱下外套外裤挂在阳台的晾衣架上,然后洗手,换上居家衣裳,便算是万事大吉了。工作于火车站的朋友滕文荣比我认真得多,他从单位回到家里,第一件事便是喷雾消毒外套外裤,然后把它们丢进洗衣机里清洗,如此,他才踏实心安。走在小区里,有时候,看到抱在大人怀里小不点的孩子,试图用手去拽下自己的口罩,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大人拦住,心里涌起别样的酸楚。

居家的日子,每天下午,我都会去中央公园逛逛。偌大的公园,零星的几个人,有时候,甚至只有我一个人,这样的情景,让我感到无比的奢侈。

那天,一场小雨过后,我到达公园时,远处的一片草坪上,站着一个女人,于是,我把褪到鼻子下方的口罩往上扯了一下,重新把鼻子罩了个严实。本想沿着步道往女人那边走,稍微走近些,看到盘着头发的她,已是人到中年。忽然,她一口一口地往厚实的草坪上吐痰,接着又是一连串的擤鼻涕动作,继而,又是反复地吐痰、擤鼻涕。她的作派,让我目瞪口呆,我为她感到羞耻。她手上没有餐巾纸,擤好鼻涕,她两手交握。我真想走到她跟前,递一包餐巾纸给她,然后告诉她,不可以把痰吐在草坪上,不可以把鼻涕擤在草坪上,即便是平常日子,在公共场所吐痰擤鼻涕都得用餐巾纸捂住,更何况当下的非常时期。可是,还没等我走近她,公园里已经走过来几个人,那个女人快速地离开草坪,消失在公园步道的尽头。

大约因为下雨的缘故,前几日,每天下午到了这个点便来打扫卫生的一位环卫工人没有出现。那是一个看上去年届六旬的男人,他的主要任务是清理落在草地上厚厚的杉树叶。着手清理时,他脱下身上的棉袄和毛衣,只穿了一件毛线背心,清理完一方,他使用双手将堆成几座小山一样的树叶一捧一捧地捧进蛇皮袋里。做完这些,他摘下口罩,很享受地坐在一尊雕塑旁抽烟。想到那个中年女人的举动,我想,幸好她吐痰擤鼻涕的草坪周围没有杉树,自然也就没有从杉树上不断飘落的杉树叶。公园里的杉树,多数种在长长的湖边,坡地上的杉树下,基本上都是沿阶草。沿阶草的形状与麦苗有些相似,只不过,麦苗是直立的,而沿阶草则是卧倒的姿态。从寒冬里一路走过来的杉树叶,经过霜冻寒侵,呈现出赭红色,远远地看上去,呈现出别一般的美艳,但是,一经落到长长的沿阶草上,就显得纷乱芜杂不堪看了。是那位环卫工人的清扫,使得大面积的沿阶草地重新回归眉清目秀的面貌。只要见到环卫工人,我便一直在公园里行走,等他起身,重新戴好口罩、背起竹箬和竹制大扫帚离开,我才往家的方向走。

这场无烟的战争,打得无比艰辛,很多医务工作者从全国各地驰援湖北驰援武汉,无数的医疗生活物资被运达湖北运达武汉。“武汉胜则湖北胜,湖北胜则全国胜。”这是我们于媒体上时常看到的鼓舞人心的话语。在最困难的时候,在床位极为紧张的时候,仅10天时间,两座可容纳2600位病人的火神山、雷神山医院便先后从一片荒地上拔地而起。中国速度,中国效率,中国式的奇迹啊。

每天打开手机抑或电视机的第一件事,便是翻看关于疫情的新闻,当日新增确诊病人一天一天地降下去,当日新增疑似病例一天一天地降下去。羡慕空中那些自由飞翔的鸟儿,我们在等待,相信再过数得过来的时日,我们所有人,便都可以像空中飞鸟一样,自由来去,把人间春色细细观赏。



时节 苗青 摄

老面匠

刘云花

老面匠倪国良,被一位六十多岁的石匠师傅,从新店大竹园,牵着走出了村庄。

锁门离开家的那会,可谓几分不舍,几分高兴。也是,没了老伴的日子孤苦,但一个人生活久了,也就习惯了。好在有个出嫁的女儿,常常回家照应,日子清贫是真的,倒也安稳。说他高兴也是实话,这么颤颤巍巍,看都看不见的,还被中庄人请去,当做面的师傅?

瘦高的老面匠,足有一米八。眼睛实在只有一丝光亮,被牵着,还举个棍子探着路。二十里地,就这样一步一步的,量出了家的距离。

能让中庄人请来的,也不是怂人,听说手艺过劲得很呢? 队里挑选四个,既能吃苦,又很灵活的社员,跟着学手艺。老面匠传授技术,完全凭几十年的做面经验,用手触摸,感觉面团揉的光滑程度,作判断。再根据醒面的大约时间,指导徒弟:盘大条,小条,面上筷子,出面,收面。这中间几次醒面,关键是时间把控,老面匠拿捏得,基本罗盘不离子午。

生性和蔼的老面匠,徒弟不怕他,反倒还亲。愿学愿教的,气氛自然好,进步也很快,不久,都操练成师傅了。

一月工资15元,老面匠不嫌多与少,安心扎根于中庄。挨户轮流吃,队里给户主两斤稻谷,作为生活补助。逢年过节,生产队有多少户,老面匠就过多少个年和节。春时,谁家不留个小公鸡等他来? 菜籽油上市,到哪家,哪家就有小麦粉炸圆子。大年初一吃鸡腿,同样连吃几十顿。老面匠是中庄恩人,当然是座上宾,善良淳朴的种田人,这都懂。

队里有位贤惠的嫂子,一直义务给他洗被子,懂事的年轻人帮忙翻晒床铺草。他女儿因为放心,也因路远,很少来看他。

日日生活精致,家家情礼相待,心情如二月春风,滋润调养着老人来时的沧桑。两年时间,精气神明显好转的老人,眼睛竟然神奇般亮起来,能写字记账了。

日子在平淡中透着真情,快乐总是充盈着面房屋内,牵他来的雷石匠及几位老人,有事没事天天报到,开玩笑,谈白,谈古文似乎成瘾。

夏天,稻床上空旷沾风,是聊天乘凉的最好场所,老面匠往哪一坐,哪就成了

中心。几位爱唱山歌的,每晚都会来几首。老面匠摇晃着芭蕉叶扇子,有时噗嗤噗嗤地闪着蚊子,有时嘴也会跟着哼哼山歌。

性格温和的老人,安静且有些斯文,常常面带微笑,虽话语不多,但并非无趣。他山歌也会点,古文也懂点,能融入场面,不觉孤单寂寞。

冬天,做挂面的师傅起早贪黑,正好迎合老人瞌睡少。煤油灯的烟火,摇摆着温馨,光亮调皮地钻出窗外,温暖也随之溢出。知恩图报的中庄人,让老面匠灵魂深处的那份热爱,也住进了中庄。

时光荏苒,岁月飞逝,十几年的光阴已成身后事。老面匠三个字,早已烙在中庄人心里,然而,苍天没能眷顾这位善良老人,他不幸疾病染身。

消息如五雷轰顶,让女儿无法接受,她带着一腔悲痛,步行二十多里地,来接父亲回家。

中庄人坚持认为,老面匠是全队人的“老上人”,养老送终都应中庄人来担当,该尽感恩之心。

老人确实也发自内心的不舍与依念,在朝夕相处中,情感已注入骨髓,中庄已是他心里最踏实的依靠。

女儿深知父亲,不治之症来日不多,只是迟早之事,接回之心,坚定不移。

无奈!挽留无力。走时老面匠哭得很伤心,把大家难过得无言以对。队里安排了五。六个党员护送老人,凄凄凉凉的。其实,不舍的岂止老人自己呢?

从老面匠来到中庄的那年起,中庄便日益富裕,人均收入大增,继而,顺势办了加工厂,很快便崭露头角,迈上一步大台阶,让人口居全村之首的中庄(本来面临困难),工分值竟遥遥领先,在全村植入了新的里程碑。

大千万象,唯生死由天,两月后,可恶的病魔吞噬了老人的生命。噩耗传来,(雷石匠和刘大爹虽重病期间去新店探望过),虽意料之中,但惊呼悲痛,仍抑制不住,队长指派多名社员急急赶去,送老人最后一程。

奈何?去了,只能坦然面对。留下的,才是刻进历史中的永恒。老面匠精湛的手艺,温和善良的品性,留存至今,代代相传。